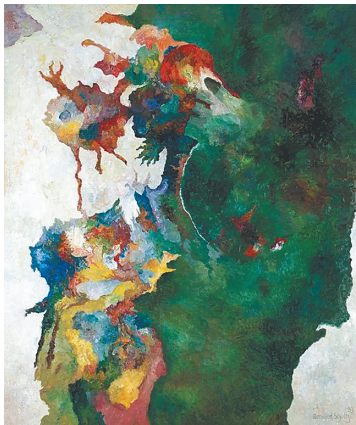


室迩人远 胡曙
母亲的世界



贝尔纳德·舒尔茨油画作品
《伟大的母亲》 资料图片

又是除夕了。
海口的树大都是绿的，椰子树还在结果，凤凰木还在长叶，小叶榄仁还在尽力撑开树枝，路边一人高的桂花树甚至还在悄悄吐露浓香。
自然还在生长，生活还在延续。
我在想，如果今天母亲还在世，她会做些什么？

如果还在老家江西黎川，她应该在张罗年夜饭吧？豆腐泡炖五花肉应该会有，父亲最爱吃了，我们也跟着特别爱吃。腌好的咸鱼腊肉、自己灌的香肠，也可以从高处取下来了。还要准备好青菜，大年初一，母亲要煮好大一锅青菜白饭当早餐，年年如此，寓意“清清白白”。当然还要有小零食，准备招待拜年的亲戚们。

过年时，我们都十分欢喜，做各种好玩的事。唯有母亲却是从早忙到晚，辛辛苦苦，各种操劳。包括到了大年夜，她一般都要“捡拾”到凌晨两三点，每一块抹布她都要洗得干干净净。最后无论多晚多冷，她自己还要洗个澡。
干干净净迎新年的习惯，直到她八十多岁，从未改变。

但今天的海口，是阴天，小雨淅沥。母亲应该会发愁了：那一堆脏衣服怎么办？这对于母亲可永远是件大事。

母亲的幼年 and 童年是在 1949 年前度过的。樟村是母亲出生和生长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偏僻而山清水秀的大村庄。我们从小就知道红军去过那儿，领袖们在樟溪水边的戏台洲上讲过话。近年人们还挖掘出徐霞客在那儿留下的踪迹。

据说，外公喜欢玩，过年打牌时，只要赢了，就会叫他的五个小孩，“过来过来”，然后从宽大的衣袖里倒出一堆糖果，两男三女几个人，一阵欢欣雀跃。

母亲曾简单地跟我们讲述过，她的姐姐，我们的大姨，八抬大轿风光出嫁隔壁宏村的过去，那可能是母亲对富足最鲜明的记忆。

那个时候，母亲读完了她的小学，为她后来做了一辈子的财务工作打下了基础。她曾经参加过宣传队，在樟村河边有名的戏台洲上表演过节目，亲戚们讲过，母亲女扮男装，特别活泼，人长得很白。学什么都很像，冰雪聪明。

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，数百公里外的江西拖拉机厂来黎川招人。母亲独自决定报名，并被录取了。但

外婆坚决不让她走，据说，当时的母亲伤心得在地上打滚。她的弟弟妹妹哭成一团。

母亲最终还是去了厂里。工厂发的粮票，她大部分都寄回了家。舍不得吃的母亲，在远方，依然支撑住了外婆一家。她们熬过来了。

母亲执拗、坚定的性格，极度节省的习惯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慢慢养成的。母亲用行动给我的启示是：如果生活中一定有过不去的坎，那你就绝不要低头。

到了母亲退休，与父亲在海南相依为命的时候，大年夜依然是她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。她也高兴于这 20 来年的每个除夕，我们兄弟都能与他们相聚。

但随着年纪增大，耳背、脚痛、喉咙痛等极大地困扰着母亲。母亲是个倔强的人，她的性格一生都没有改变，直到她摔倒那一天，直到她要做手术那一天。她喜欢的，她给予笑脸；她不喜欢的，必定冷脸以对。这让她吃了很多亏，也让她自己的日子更艰难。

而随着不少亲朋离世，母亲的世界越来越狭小了。

母亲在世上的最后一个除夕，更是什么都没有了：没有了喜庆，没有了“习俗”。

2021 年的除夕，在白色的重症室里，感谢护士的宽容，我们去找了两个红灯笼，挂在输液瓶的支架上。在重症室里，我们帮母亲擦拭脚和手。她长时间没洗的脚上，掉下一堆灰色的皮屑，落到床单上，像铺展在冬天森林里，从没打扫的落叶。

我是多么希望在母亲还能自如行动时，我们能安排好她啊，然而，这种可能突然之间就没有了。

我不知道母亲现在在哪里，在天上吧？天上的母亲，您一定要健步如飞，耳聪目明啊！不要再浑身疼痛了。

母亲，看见了吗？我们都还好。我知道，所有人的安好，是你最希望的。

而我们希望，母亲此刻的周围，一片祥和。

闲话文人 姚秦川
蔡元培读书



蔡元培先生画像 资料图片

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，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十余年。蔡元培从小就喜欢读书，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阅读，可称得上学富五车。在平日的读书中，蔡元培总结出了自己的读书“三法”，以启迪后人。

蔡元培认为，读书的第一个方法“要专心”。他表示，一个人从小就要养成做事专心的习惯，在读书方面更不能马虎。对于何为专心，蔡元培巧妙地作解释，他声称“专”就是要专一，一本书要踏踏实实地从头读到尾，要一而终。而不是太过于“见

异思迁”，今天这本书看上几页，明天那本书再看上几页，这样做，看起来似乎书看得不少，其实到最后什么也没记住；同时，还要学会一边读书一边思考，对于书中所说的有用的东西，要学会参照，运用到生活中来，如此才能在读书时有所收获。

对于读书的第二个方法，蔡元培认为是“勤动笔”。他表示，在读某一本书时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可爱的材料，除了在书上做一些特别的记号外，最好能将这些有用的东西用笔记录下来，一来在用的时候方便及时查找，二来也容易牢记在心。

蔡元培同时还以自己的读书方法举例子：他曾在写作《中国伦理学史》时，需要一个材料，这个材料之前他恰好在一本书中看到过，但因为当时没有记笔记，所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，这让蔡元培痛苦不已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将相关的书籍又全部重新读了一遍才最终找到。所以，他觉得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这话确实正确。

最后一个方法，蔡元培认为要学会“慢阅读”。蔡元培表示，慢阅读不是一本书让你读上三年或五载，而是放慢阅读速度，慢慢读，细细品。“碰见自己喜欢的书，都有那种舍不得读完的感觉”，于是，会不由自主地放慢速度，去体会、咀嚼、思索，以至于一咏三叹、流连忘返。这样，会让整个读书的过程显得既美好又惬意。

蔡元培的这三种读书法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。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方式和习惯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唯有将读过的书学以致用，用读书来充实我们的头脑，这才是我们读书的最终目的。

琼州风物 黄道娟
竹箩的思念

一只竹箩，孤独地悬挂在阳台边角，陈旧、斑驳，布满了灰尘，几乎已被遗忘。前些天，朋友从湖北回来，送了一些腊肉腊肠，正愁无处安放，这才想起挂在阳台的竹箩。

取下竹箩刷洗干净，晾干后把腊肉腊肠放进去。在岁月的光影里，竹箩如同那些被时光改写过的人、事、物，我们终将无能为力，只留下一串长长的思念，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竹箩，是指用竹篾编成的盛器。包括竹筐、竹篮、竹篓、竹箕等等。竹箩结实耐用，无毒无害，可反复使用，属环保用品。在过去，农村家家户户都在使用竹箩。竹箩是家里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具，亦是田间地头的劳动工具。

小时候，家里有各种形状、大小不一的竹箩。装鸡蛋，装粮食，装红薯，装米糠，装青菜。生活中许多物品都用竹箩盛放。我记得有一个很精致的圆形小竹篮，带着盖子，竹篮中间有一个隔层。妈妈有时会把吃不不完的剩菜放进竹篮里盖好，悬挂在屋梁上。竹篮通风透气，还可以防止老鼠蟑螂偷吃。在那个没有冰箱的年月，竹篮为储存食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家里还有一个买菜的手提大竹篮，长方体形，很结实。竹篮口又宽又深，两只提手由于长期摩挲变得又黑又亮。大竹篮承载着

一家人的生计，妈妈从市场买菜回来，有时候会变戏法一样，从竹篮里掏出些小零食给我们吃，每逢开学时会买些新本子和铅笔。放学回到家中，每当我发现竹篮没挂在墙上时，心中就会泛起如湖水般快乐的涟漪，知道妈妈又上街去了，内心充满了期待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方形的大竹篮不仅仅是一个菜篮子，更是一个鲜活的挂件，里面装着爱心，装着妈妈的味道。

印象中，每天都在使用竹箩的，是割胶工人。胶工凌晨作业，头顶胶灯，腰挎竹箩。竹箩是重要的出行装备，装着胶刀，早餐和水。而每年开春给胶园施肥时，挑肥用的是那种大敞口的竹粪箕。

那些居住在山上的黎族同胞，不分男女，腰间都挎着竹箩。上山也好，下田也罢，竹箩是他们的身份标志。竹箩里面放着砍刀或镰刀，有时砍一捆柴火，有时割一把野菜，有时摘些野果，有时摸几条小鱼。

在那些年月，各种款式的竹箩就是劳动者们随身携带的最美的“包”。

编竹箩是个手工技术活，并非人人都会。从选竹、截筒、旋节、刻篾、过篾刀，到编织过程的起底、立脚、绞口、缠箩口、上耳、固足等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需一丝不苟，细致入微，编出来的竹箩才会结实又好看。

我的邻居是个江西人，他的家乡漫山遍野都是竹子，他从小练就了编竹箩的手艺。他家院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竹箩，有圆形、半圆形、菱形、方形、喇叭形、三角形……每次看他编制竹箩，就像在上一堂精彩的手工课。当时，农场胶工用的竹箩大多来自这位江西邻居的手。邻居看我对编竹箩感兴趣，就逗我：小妹妹，想学是吧？等你长大了我教你。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长大，这位邻居就离开了。我家里那个精致的，代替冰箱使用的小竹箩就是他临走时送的。

当然，对于竹箩，孩子们最开心的事还是用它去河里捞鱼。竹箩是特制的，是个大型的竹丝网漏斗，口宽，底尖。用竹箩捞鱼要讲技巧，先用丝线挂着饭团或蚯蚓，挨着河边水草静置，待鱼儿出游觅食时，再用竹箩从水里顺着草丛边沿慢慢插入，然后迅速提起，鱼儿蹦蹦跳跳入箩中，逃不出来了。

战利品多时，我们就在河岸边烧烤。拾柴、生火、洗鱼、摘芭蕉叶。芭蕉叶撕成片把鱼包好，层层裹紧。待火烧旺形成炭后，灭火，扒开柴炭，把包好的鱼放入炭火堆中。半小时后，迫不及待地扒开炭火，此时芭蕉叶已变黑，啪啪拍掉叶面上的灰，翻开芭蕉叶，焦黄的烤鱼便呈现在流着口水的孩童面前。

来不及洗手，鱼还烫着，直往嘴里送。焦脆的鱼皮咬起来咯吱咯吱响，肉丝清甜鲜香，没有任何作料，甚至连盐巴都没有，却是人间最美的滋味。此刻没有人说话，都忙着，小伙伴们连吞带咽。吞咽的，不仅有鱼肉的焦香，炭火的味道，手上的尘土，还有童年的那份纯真和快乐。